

陈词懒调 著

回到过去 STRANGELIFE OF A CAT 变成猫



回到过去 STRANGE LIFE OF A CAT 变成 猫

陈词懒调 著

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到过去变成猫.6 / 陈词懒调 著.

—武汉:长江出版社,2017.4

ISBN 978-7-5492-4935-0

I. ①回…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84522 号

本书经陈词懒调授权同意,由上海玄霆娱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天津漫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正式授权长江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回到过去变成猫 6 / 陈词懒调 著

- 出 版**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邮政编码:430010)
- 出 品** 漫娱文化
(湖北省武汉市积玉桥万达写字楼 11 号楼 19 层 邮政编码:430060)
- 出 版 人** 赵 冕
- 选题策划** 漫娱文化图书
- 市场发行** 长江出版社发行部
- 网 址** <http://www.cjpress.com.cn>
- 责任编辑** 朱 舒
- 特约编辑** 颜 燕 许斐然
- 装帧设计** Yvonne 王美幸
- 印 刷** 深圳市福圣印刷有限公司
-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mm×1120mm 1/16
- 印 张** 15.25
- 字 数** 301 千字
- 书 号** ISBN 978-7-5492-4935-0
- 定 价** 29.80 元
-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本社退换。

电话:027-82926557(总编室) 027-82926806(市场营销部)



1 来自猫的压岁钱 5

2 惹事? 挡灾 21

3 捡废品的路人甲 37

4 你是谁? Glass 53

5 新片邀请 65

6 ZT 81

7 又在作死了 97

8 我知道,但我就是不说 115

9 惹祸 129



12 发小 177

11 复杂的亲情? 159

10 委屈? 那是啥? 可以吃吗? 145



13 广撒网,多捞鱼 197

14 催眠? 215

15 玉猫仙 229



回到过去

STRANGELIFE OF A CAT

变成 猫

陈词懒调 著

⑥

 长江出版社
 漫娱文化



1 来自猫的压岁钱 5

2 惹事? 挡灾 21

3 捡废品的路人甲 37

4 你是谁? Ghost 53

5 新片邀请 65

6 ZT 81

7 又在作死了 97

8 我知道,但我就是不说 115

9 惹祸 129



12 发小 177

11 复杂的亲情? 159

10 委屈? 那是啥? 可以吃吗? 145



13 广撒网,多捞鱼 197

14 催眠? 215

15 玉猫仙 229



1

来自猫的压岁钱

郑叹坐在车后座上，看着窗外的景色。

与往年前的热闹不同，今年似乎要冷清一些，或许有气温比往常低的缘故，再加上雪灾的影响，便有了这样的变化。不过，相比起很多地方，尤其是一些受灾较严重的村镇、山区，城市里的情况要好很多，市民们抱怨最多的大概就是前几天水管冻裂之类的事情。而其他没有乘车烦恼、没有直接经济利益冲突的人，都只是看客而已，他们的正常生活并不受影响，只在每天看新闻的时候才会跟人讨论几句。

焦爸一直开着交通广播频道。这两天天气缓和不少，很多滞留的人群都赶在这两天出发，黑车什么的相当多，大概都想着趁这段时间多捞点钱。

为了防止遇上堵车，焦爸还是特意提早出发的，没想到跟焦爸一样想法的人不少，大清早的路上就已经有不少车，免不了还是遇到几次小规模堵车。尤其是一些十字路口，往前看到那排成长条的车队就感觉特别烦闷。

好不容易出市区的时候，已经过去一个半小时了，这是郑叹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走走停停晕得慌。

按照以往的行车路径，出市区之后直接往高速公路而去。前几天这一带高速封路，这两天解封了。不过，快到高速入口的时候，交通广播里却报道高速上发生了事故，希望正在往那边行驶的车辆改道。

谁也不知道因为事故会堵多长时间，焦爸没办法，只能改道，换其他路线。

经过几个客运站附近的时候，郑叹看了一眼，周围还有大片的人群，候车厅人满了，门外也有一部分人等着，还有武警在维持秩序。郑叹还看到客运站外面有出租车、

面的及私自拉客的客车等。有人拿着写有各个县市名字牌子边走边喊，拉乘客。这大概就是一些人说的黑车，但这个时候人们也不再考虑黑车不黑车的了，能坐上车就行。挤车的时候也顾不上什么老弱病残孕之类的弱势人群了，该抢挤的时候照样抢挤。

出城之后的路线郑叹比较陌生，看着两旁的建筑，默记一下这些新的路线信息。

路面还是有些结冰，不过相比前段时间已经好很多了，焦爸开慢点还是能控制住的。只是有些车辆像赛车似的飙得飞快，还总往前挤，生怕落到后面了，有两次差点跟焦爸的车擦碰上。

郑叹刚在心里骂着那两个乱超车的家伙，一个开摩托车的直接从斜后方突然插进郑叹他们这辆和前面那辆车之间，然后又快速从前面那辆车与另外一辆车的横向间隙之间穿了过去，看得郑叹心惊不已。这人是太过相信自己的车技，还是碰上什么急事？

十来分钟后，车又停了下来，郑叹立起身往前看了看，车队再次形成——又堵车了。

等了会儿还是没见动，焦爸打开车窗透透气。车里很暖，开车的时候神经紧绷着，现在吹吹冷风也清醒一些。

“黑炭，冷不冷？”焦爸看向后座的郑叹。

车窗打开之后冷风灌进来，将车里的暖意驱散不少。南方湿冷的天气总让很多北方的人不适应，而郑叹这个曾经生活在更南方的人，经过这几年也习惯了。就算今年格外冷，郑叹也感觉还好，今天穿的马甲是小郭给的冬款。有两件，一件黑色的，一件军绿色，不仅马甲口袋能放东西，也要厚一些，保暖一些，听说还是防水的。

见郑叹不像是感觉冷的样子，焦爸也不再多问。

左边那辆车的司机正在车外抽烟。他们车里有小孩，所以出来外面，见到焦爸打开车窗便闲聊了起来。他已经开了近二十个小时的车了，虽然中途有人接替休息了五个小时，但接替的人车技不行，还差点出事，所以多半时候都是他在开，现在碰上堵车抽根烟提提神。

前面一辆车的司机也过来加入聊天，他是私自拉客的：“昨天还挺顺，堵车也没堵多久，今天运气不好，早上出来堵了半个小时，现在又开始堵。”

“十分钟能走吗？”左边那辆车的司机问。

“难着呢，前面出车祸了，一辆摩托车、两辆私家车、一辆货车撞上了，好在没出人命，重伤了三个人刚被送往医院。那两辆私家车剩下的人正在吵架，谁都没挪脚，听说那车还挺贵的。还撞断了一根电线杆，加上撞翻的车辆，还有货车上掉一地的东西……估计至少也得二十分钟才能通车。”

听那私自拉客的司机说，前几天开车更艰难，往常跑一趟只要两小时多一点，前

段时间雪地穿行，跑一趟竟然用了10个多小时，并且随时可能在路上抛锚。路上的艰辛只有开过才知道，累得要死。这也难怪车费翻倍再翻倍，平时五十块钱的车费，现在拼黑车一个人得一百至一百五，前几天飙到两百多。

正聊着，车队前面又过来一个人，让那两个司机和焦爸去前面帮忙，人手不够，障碍物多，人多了也疏通得快一些。不然还得等多段时间。

前面那车的司机摇摇头，他可不去，得看着车，他车里都是不认识的乘客，要是谁趁他过去帮忙，一通车开车跑了怎么办？拿了什么贵重东西怎么办？车里人闹起来怎么办？

旁边那车的司机倒是没觉得啥，抽着烟和焦爸一起往前面走去。

车门没锁，车窗关了起来，很快车内的气温又回升了。

焦爸离开前让郑叹看着点车，所以现在郑叹也没打盹儿，注意着车周围的人。

很快，郑叹注意到有个人从前面走来，还往车内看了两眼，那眼神郑叹一瞧就知道是打着歪心思的家伙。那家伙看到副驾驶座上的电脑包的时候，视线停顿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

那人眼里闪过一丝欣喜，然后看似很平常地走到车门旁边，拉开副驾驶座上的门，然后，在他正准备伸手拿车座上的电脑包的时候，一个黑影闪过，那人面上骤然一痛，就被踹了出来，没站稳直接坐在了地上。

那人满眼的难以置信，他刚看过车里没人，车门好像也没锁，那只穿马甲的猫直接被他忽略了。他干这个的次数不少，整个行动下来根本不会耗时多久，打开车门拎包就行了。就算车门锁着他也有办法，但没想到本以为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却发现现实与预期的严重不符。

摸了摸鼻子，那人看着手上的血迹，然后又看向郑叹。

郑叹眼一眯：这人还不死心？找踹呢这是？！

跳起又是一脚。

那人抬手挡了下，但是却错估了郑叹的力气，虽然反应快抬起小臂挡住了郑叹那一脚，但踹过来的力道让那人后仰了一下，头撞在旁边一辆私家车上，发出咚的一声。同时，郑叹还抓破了这人的羽绒服，风一吹，羽绒到处飞。

那人穿着名牌羽绒服却干这种偷窃的事情，让郑叹很难理解。不过，这样的人很多，前几天上网的时候还看到有人发帖抱怨过，没想到今儿自己就碰上了。

右边那辆私家车上的司机听到动静之后将车窗打开，然后看向地上的人，又看看郑叹：“嘿，这是干吗呢？”



还没等他说完，后车窗也打开了，两个十来岁的小孩看向窗外，那小女孩说道：“叔，这人一定是小偷！”

“肯定是小偷！”小男孩补充道，“穿马甲的猫正在教训小偷！”

地上那人看着有些狼狈，面上还有血迹，从鼻子到嘴巴，因为刚才用手摸了一下；衣服胸前有一个长条的口子，里面的羽绒随着风吹出来一些。

那人见势不妙，也不管鼻血和抓破的羽绒服了，在周围人都看过来前立马起身跑路。跑太急，不知道踩到什么，脚上一滑，摔了一跤，也没顾得上疼，爬起来继续跑。

焦爸回来的时候，那人已经跑没影了，听着右边那车的司机说了下刚才的事情，焦爸对于对方的各种问题笑了笑，没多说。

“我瞧着你家这猫不错，公的母的？”对方问。

“公的。”

“哎，那正好，我家有只母猫，折耳的呢，要不串一下？”

郑叹面上一抽，串你大爷的！

看着郑叹直接转身上车，焦爸对那人笑了笑：“我家这猫只是土猫。”

“没关系，我不介意。”那人一摆手，不在意地说道。

焦爸：“……”

好在前面很快疏通了，车队开始缓缓动起来，焦爸敷衍了几句便上车了。

对于郑叹刚才的事情，焦爸没多说，只是笑着对郑叹比了个大拇指。

这趟归程虽然前半段比较坎坷，遇上几次堵车的，但好在之后就顺多了。因为来往的车辆多，也没下雪，白天气温稍稍升了些，地面也没有什么冰了，所以，后半段的行程还算顺利。

和往常一样，焦爸先到县城，吃了顿饭休息了会儿，打了个电话报平安，然后才继续往老家赶去。

焦爸老家这边有几段路不怎么好走，慢悠悠开过去之后就好多了。焦老爷子在村头等着，因为知道只有焦爸一个人开车，也没敢一直打电话询问，怕焦爸分心，看到焦爸的车子之后，面上立刻就笑开了。

对很多人来说，过年归家之路，蹒跚而难忘，相对而言，郑叹他们已经算好的了。

到老家的第二天，早上焦爸还在休息。这阵子他的休息时间并不多，在学校的时候要注意学生还要忙项目课题，回老家途中开车也累，到达后全身都放松下来，一晚上难得睡了个好觉。

大早上村里很多人都已经起来了，只有一些孩子和部分外出打工返乡的人还在屋里睡懒觉。虽然郑叹还是有些困，但小柚子和焦远他们都起来了，听说是要跟着焦老爷子去果园帮忙，郑叹想着反正没事做，也跟着过去看看。屋里焦妈和老太太忙着办年货，郑叹留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

果园并不是焦老爷子的，不过焦老爷子跟那边的人熟，帮过不少忙，这也是平时焦家一直不缺水果的原因之一。现在因为雪灾冻害，焦老爷子天天跑去帮忙，连带着在屋里没啥事做的焦远和小柚子都跟着往果园那边跑了几次。就算帮不上什么忙，看看也好。

老宅离果园不算太远，但现在因为天气原因，路不怎么好走，早上又冷，所以这几天他们都是坐驴车。

郑叹跟着他们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驴车了，不管他是人的时候还是当猫的这几年，都没有坐驴车的经历，乍一看，还挺有新鲜感的，充满了乡土气息。

养驴的那家人离老宅也不远，走了大概五分钟不到，便看到了一户青瓦房。瓦房后面有新建起来的平房，但修建的时候瓦房也没全推倒，保留了一部分。这户人也姓焦，焦爸喊那老头子叫五表叔。按理，焦远应该叫那人五表叔公，只是叫起来不太习惯，焦老爷子直接让俩小孩喊五爷爷，这样也亲近一些。听说焦远他们回来那天焦老爷子还想过要是搭乘不到县城到这里的车的话，就让驴车去帮忙的。五爷爷年龄大又驾驶不了家里的农用车，赶驴车倒是一把好手。

焦远和小柚子被焦老爷子带着进屋去了，郑叹却没直接跟进去，他的注意力放在旁边的驴棚那儿。昨天听小柚子和焦远说了，这驴现在就一岁多，听说是五爷爷去山里的时候碰见的，那时候还是一头不大点的小驴，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见到五爷爷之后就跟着回来了。

一开始五爷爷家里人还想着将驴养大了卖掉。县城里吃驴肉的不少，饭馆收驴肉的价钱也不错。但有一天，老人家看着那小驴撒着蹄子跟骑着摩托车的自家儿子赛跑的时候，老人心里就活动开了，后来便有了驴车。

此刻，拴在那里的一头驴正支楞着俩长耳朵，睁大眼睛看着郑叹。眼睛周围还有一圈白色。

郑叹对眼睛周围有一圈颜色的家伙都防备一些，虽然知道很多驴都是这个样子，但看着面前的驴，郑叹总不自觉地想起大院里那只贱鸟。

摇摇头，郑叹觉得自己大概是想多了。

正想着，郑叹看到那头驴走向驴棚旁边的矮墙。露在驴棚外的一段矮墙上面放着

张棉垫子，大概是赶车的人坐的。离矮墙不远处有个两轮的木板车，上面也有类似的一张垫子。

不过，此刻，矮墙的棉垫上正趴着一只黄白花的花猫。村里人养猫基本上是为了防老鼠，不会像城里养猫那么讲究，也很少给它们洗澡，那只猫不知道在哪里滚过，白色毛的部分还有一些灰迹和草屑。那猫对周围的一切似乎并不在意，正揣着爪子，趴棉垫上缩着头闭着眼睛打盹儿。

那头驴不算很高，比普通的马要明显小一些，但它抬头的时候正好能够从矮墙上露出半个头。

郑叹看着那头驴慢悠悠走过去，凑到矮墙边，用鼻子朝着那只花猫喷了喷气。那只猫眼睛都懒得睁，除了耳朵动了动之外，还是保持着原样。在郑叹以为那头驴会放弃的时候，却见那丫又凑上去，这次没喷气，而是张嘴将棉垫的一个角咬住，轻微拉了拉，没拉动，棉垫上的猫也没动。

那头驴又使劲一拉，花猫因为没防备，直接从棉垫滚到矮墙那头去了，郑叹听到砰的一声轻响。那边有个草垛子，猫正好落在草垛子上，才会是这样的声音。

那头驴松口放开棉垫，甩着尾巴，张嘴“啊昂昂嗯昂嗯”地叫，叫得还有点调调，一副贼贱贼贱的样子。

郑叹：“……”第一感觉果然没错！

在那头驴正得意的时候，矮墙外嗖的蹿上来一个影子。

那只花猫跳上矮墙，两条后腿支撑着，身体立起来，张开两只前爪，左右开弓，对着那张驴脸就是两巴掌。

这一驴一猫折腾着，焦老爷子已经带着人出来了，跟着出来的一个老头应该就是焦远他们所喊的“五爷爷”。老头背有些佝偻，但精神不错，走起路来也稳健。他这段时间也跑果园帮忙。

看到矮墙边的情形，那老头走过去拍了拍驴头，然后便开始整理木板车上的东西。至于那一驴一猫的纠纷，他早就已经习惯了，这俩总闹腾。

套好绳，检查了下轡头，将提着的袋子放到木板车上，招呼其他人就准备走了。

崎岖的山道上，驴车颠簸着，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

那头驴看着不咋地，但没想到拉车还挺能耐，载着四个人一只猫和几个袋子也不像是很艰难的样子。

路上俩老头一直聊着天，聊最近各个电视台和广播台的新闻。这次灾害损失大，尤其是林农方面。受灾地区林农的林业收入约占总收入的50%以上，这次的雪灾不

仅使灾区林农这一年的收入大幅度减少，还将影响到今后三至五年内林农的收入。据某些官方台所说，有几个南方的农林大省林业损失占省灾害总损失的 40% 至 60%。

苗木、竹林和新造林等受灾严重，就像这段时间焦老爷子一直感慨的那样，苗木被冻死的现象非常普遍。本省竹林受灾面积占全省竹林总面积的近 80%，一些退耕还林地区 75% 的果树受害。根据调查得到的结果，这次受灾地区大多是林业发展最快、活力最旺的地区，也是森林资源最好的地区，这对生态将带来严重影响。很多东西，是砸钱也难以挽回的。每次谈起来，焦老爷子就一脸的忧虑。

二十来分钟的车程，便到了焦老爷子所说的果园。

这片果园种植的种类并不单一，柑橘只是其中之一，推广种植的新品种也有不少。但郑叹看着在果园里忙活的人，基本上都带着忧色。

有些品种的秋梢叶面边缘和背面冻伤变成褐色，随后卷曲，嫩梢顶端冻伤变成褐色，干枯，有些除了卷曲，还会落叶。还有些果实，前段时间有结冰的，融雪后果实很快会失水干瘪、汁胞收缩，汁少，无味。各种情况都会有人一一记录下来。

要及时清除积冰、及时捆扎和适时剪除断裂枝条。有些修剪现在还不能做，防止二次冻害。焦远和小柚子跟着焦老爷子他们，虽然亲自上手帮忙的机会很少，但也没闲着，有时候主动帮忙递下工具，做个清理等小活，动一动也暖和些，来这边也长了不少见识。等冰冻过去了，这边会更忙。

冻后会有修剪和施肥等工作。在大冻之年，柑橘类秋梢冻伤，用春梢替代秋梢结果母枝，是确保柑橘结果的有效措施之一。所谓春梢就是在春季抽生的新梢，而 8 至 10 月份抽生的新梢，则称为秋梢。不同的品种对待方式也有差异，耐冻和不耐冻的也会采取不同的方法。

郑叹本来觉得以后剪枝是个很简单的事情，但听那些人说起来才发现，讲究挺多，有些修剪时会在分枝节以下剪断，有些树干皮部冻裂的应在裂口以下多少厘米剪断。剪口还需要处理，有些用尼龙包扎封口，或用石灰浆涂伤口。幼树冻裂严重时，在嫁接接口以上开裂，保留一到两个芽处剪断，同时注意选留春梢，重新培育树冠，等等。这些郑叹听着都头晕。

发现自己完全不是这方面的料，于是，郑叹打算自己在周围转转，反正小柚子他们在这里留的时间比较长，可能是半天，也可能到晚饭才回去。不管怎样，郑叹只要赶在吃中饭前回来就行了。

果园这边的人比较多，郑叹决定遛远一点，那些在果园里忙活的人看到郑叹都像看稀奇似的，就因为郑叹穿了件马甲。

昨天到老宅之后，郑叹将马甲里面装着的一些东西转移了一下，现在马甲里除了一包焦妈塞进来的猪肉脯之外并没放其他东西，这样比较轻松，也不怕被人检查。以前郑叹是不乐意经常穿着马甲的，但昨天下午郑叹在外面走动的时候一根冰凌垂直落在郑叹背上，好在冰凌不粗，而且郑叹还套着马甲，所以当时只觉得稍微有点疼，并没有伤到。因此，郑叹决定，出来溜的话就套着马甲好了，这样安全。

小跑了一段，郑叹没再发现周围有人，便慢悠悠逛了起来，一直走到果园边沿的地方，这边用铁丝网围着，有个门，但锁着。

郑叹看了看高高的铁丝网，转身打算从其他地方过去，突然脚步一顿，动了动耳朵。他听到一点声音，由于不确定，所以又仔细辨别了一下。好像是人发出的，但并不清晰。

要不要过去看看？犹豫了一下，郑叹还是翻过铁丝网，往声音传来的方向寻过去。铁丝网外有片空地，然后是一条树林带，声音就是从那边传出来的。

由于这边没人清理过积雪，地上的雪并没完全融掉。

听了听声音，发出声音的人现在的情况应该不太好，郑叹悄声小跑过去。

躲在一棵树后面，郑叹看过去。那边有两个人，都被绑在树上。

周围很安静，那边两个人以站立的姿势分别被绑在两棵树上，嘴被胶带封着，只能用鼻腔发出声音，郑叹听到的声音就是从其中一个人那儿发出来的。至于另一个人，没出声，头倒是微微动着，看样子状况更差。

好在这两人都穿着羽绒服，不然扔这儿没人管的话估计会冻死。

郑叹从那两人背后靠近，看了看绑着的绳子。绑太紧，太牢，还打的死结，郑叹今天没带卡片刀出来，想直接帮着两人解开绳子比较困难。

好人？坏人？

他们被绑在这里的时间应该不太短，不然不会冻成这样，周围的痕迹也不像是刚整上去的。

郑叹慢慢从侧面走出去，看了看正发出声音的人。这人年纪应该和焦爸差不多，而他发现郑叹的时候原本积满了悲哀、气愤和焦急的情绪，骤然变得充满期望起来。

这不像是个坏人。而且，这人露出焦急情绪的时候，还看了看绑在几步之遥的另一人，显然，他在担心旁边那人的健康状况。

至于被捆绑的第二个人，年轻一些，也是个男的。郑叹觉得这人挺悲剧的，显然被狠揍过。前一个人顶多眼角有点瘀伤，但这人被揍得跟猪头似的，额头还有血迹，

现在意识不太清醒。

离这里五十多米远的地方有条泥土路，现在没见到有车经过，就算有车过去，车门车窗都是关着的，很难听到外面这点声音，如果不是郑叹，这两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被发现。或许，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没命了也说不准。

郑叹看了看两人之后，就往果园那边跑了，迅速翻过铁丝网，去找焦远。

焦远正帮人将一个工具箱拿出来，活动了一下手腕，准备继续搬另一个，却发现裤腿被拉了拉。

郑叹拉住焦远的裤腿，然后往那两人的方向看过去，再看看焦远，再拉。

焦远皱了皱眉，对不远处正跟人聊着的焦老爷子道：“爷爷，我随便走走。”

“行，注意点啊。”焦老爷子也没太在意，果园里也没啥危险，孩子们闲不住，想到处看看就由着他们。

郑叹本来没打算让小柚子跟着的，她还小，碰上外面不怀好意的人怎么办？没成想小柚子注意到这边之后，硬是跟上来了。

将两人带到铁丝网那边，郑叹直接翻了过去，焦远让小柚子就在这边待着，他先过去看看，这也遂了郑叹的意。

焦远这家伙在外人面前表现的一向都是听话的一面，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优等生，但事实上，这家伙跟熊雄他们没少干一些蔫坏的事情，就算现在到高中也是一样的，甚至干得更多。翻墙翻网，郑叹一看焦远那动作就知道是熟手。

将焦远带到树林那边，那个跟焦爸年纪差不多的人看到郑叹和焦远之后，眼里浮现出来强烈的惊喜之意，甚至还闪着泪光。

焦远将那人嘴上的胶布撕开，问道：“你是谁？”

那人声音有些颤抖，但条理很清晰：“我叫宋庭，农科院的，昨天来这边的时候已经晚上……当时手机没电，所以就没打电话给这边的朋友，搭了个车打算去试验基地，没想到会碰上打劫的……载到这里的时候，车内另外两个人和司机将我们绑在这里……他们手上有刀和棍棒，手机和钱包等都被他们搜走了，证件都放在包里，全被他们拿走了……旁边那小伙应该是这附近的人，打工回来的……他反抗过，还帮我扛了几下……他现在的情况不太好，需要医生……”

焦远没立刻就相信对方所说，虽然觉得面前这人是好人，但他也见过不少救人之后反被咬一口的情况。现在他只是个高二的学生，没有其他人能帮他。前两天新闻里就报道过救人之后反而被对方一棍子敲倒雪地里的事情，他不得不警醒些，所以，他需要再次证明一下这人的身份。于是，焦远迅速问了这人几个关于果树防冻护理的问